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影印

禮記

第七冊

禮拜六

聰明兒女真
堪畫慣說嬌
痴話金鈴小犬愛
摩挲說道了鬟伶
倒不如他 同行同坐無
猜妬解行儂言語
這般乖覺世間無難怪
古來公主嫁梨奴
胡寄塵其人 天虛我生題



林文煙花露水

此花露水芬香馥郁用以沾濡巾帕至爲佳妙凡患頭痛蚊蟲螫癢及皮膚各恙用以敷治立能奏效在病房中用之令人心神舒暢尤能豫防疾病傳染惟買花露水時須留心購取眞品而指明要瓶面封標上有噴水



池花鳥蝴蝶及 MURRAY & LAMMAN 字樣爲記之林文煙花露水方不致悞其餘皆屬贗品不宜購取蓋贗品之花露水絕無眞正林文煙花露水之妙用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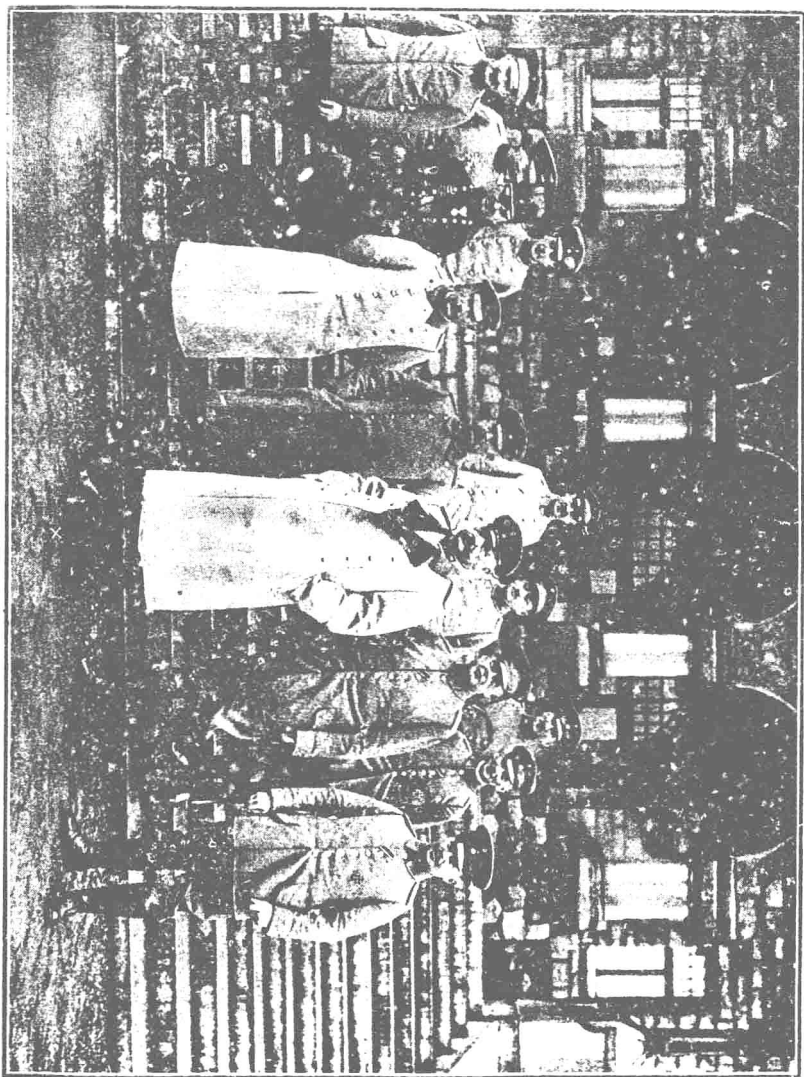
總經理上海老晉隆洋行

注意
商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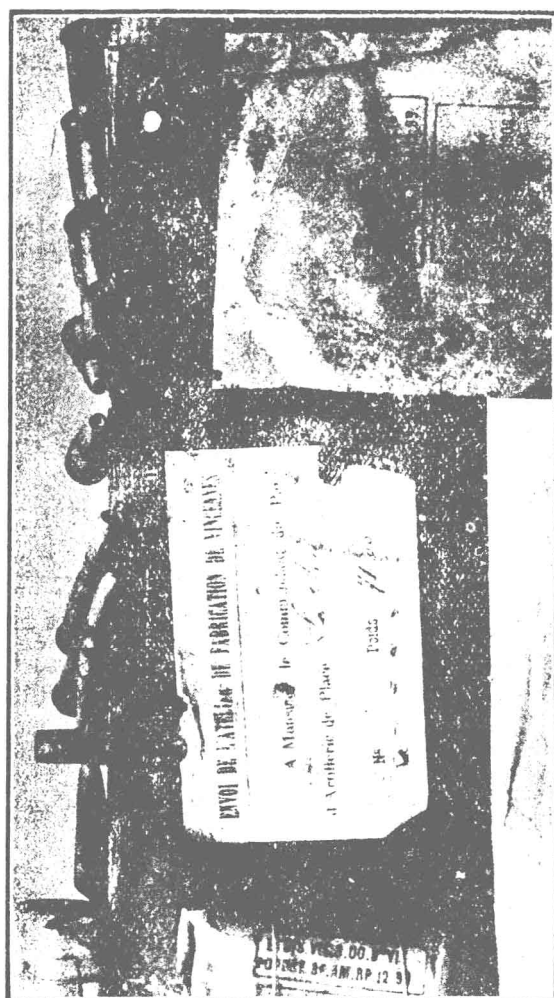
謹防
假冒

德 國 興 登 堡 元 帥 及 其 麾 下 人 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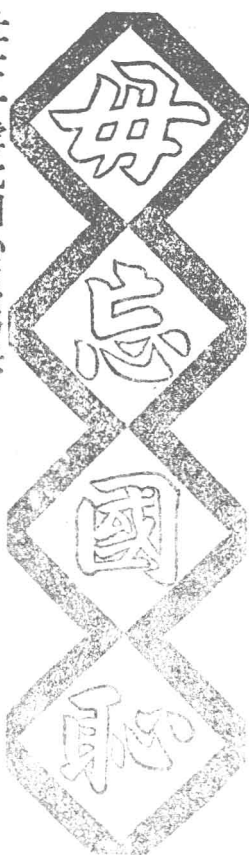
德 國 興 登 堡 元 帥 及 其 麾 下 人 員

歐戰中之特姐特彈



Dumdum Bullets, Found In Laos

我國自黃帝以來四千餘年開化最早以文明先進之國而反爲世界所訕笑加以病夫國之徽號可恥孰甚夫鐵血世界所競者強弱耳彼之失也我丈夫也我有赤血何畏彼之黑鐵哉至胥一國而爲病夫則不特貧於血且貧於血矣奈之何哉本藥房發行人造自來血爲貧血之對症妙藥服後七天血液漸濃身量加重均經實地試驗其治愈血枯血帶一切虛癆重症來書保證充符後符尤可實地調查有病治病無病補



壯士一雪此國恥以爲快

人造自來血

係一種美味濃液之飲料

服法

飯後用一美匙開水十倍沖服

功效

補血壯身健胃助心
房發力女子調經止

帶四肢活潑



價目

大瓶兩元
小瓶一元二角

每打十二元

總發行所

上海

四馬路五洲大藥房

香艷雜誌

按月一期

天地靈秀之氣往往獨鍾於女子故香閨佳話代有傳聞方今二十世紀尤為女界文明極盛時代種種成績美不勝羅然向無專載之書致不能介紹于讀者之前而徒湮埋散佚于私家傳鈔間誠編輯界之憾事也新舊廢物先生者熟于香艷文字老于香艷掌故之大文豪也特編本雜誌以為中國女子優美成績之代表其間賢媛淑女名妓才人種種美麗溫柔風流倜儻之韵事韵語無一非讀者諸君心坎中最愛看之文字蓋香艷諸君之眼福不真淺哉按月出版每冊四角已出四期以下續出

定價四角

愛樓游藝文

四明童愛樓先生游藝文中之老手也是書為其生平得意之作撰江海生花筆放淨十滑稽譚國手拈來皆成妙語莊諧寄正異趣與生翼如東坡老居士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又如劉四罵人入恒不整詞妙人妙語也封面游藝畫又一絕妙噴飯品適如其所為文世有墓先生如少艾等畫邇來購此文每冊貳角

寄題禮拜六和天虛我生韻

人海茫茫幾醉醒。十年湖海笑曾經。昨宵孤嘯雙龍劍。風雨。

扶床破睡聽。

刊有十年湖海及曾經滄海小印

四衆難聞最上風。人天說法有生公。從教頑石頭。能點何用屠蘇爲治聾。

妙筆能參造化工。一期方便是南宗。莊諧說破痴人夢。似聽蕭晨一杵鐘。

君自嘔心禮拜六。鯁生刮目此良期。分明證到龍天幻。悟徹楞伽變相時。

五祖宏忍大師屬盧珍畫楞伽變相圖未果

蒼溪月僧周禧拜題

禮拜六第六十一期目錄

血手怕

君肥

魚

瘦鵝

東方之亞森羅蘋

天白

印度美人殉葬記

秋夢

百科大學校

宜左

古塔現鬼記

戒己

瘋婦痛史

萍寄

愛妻與愛國

行樂

貧兒教育所

幻影

吃河豚

半儂

劍胆簫心

杏痴

小哀情
血手帕

(君肥)

綺思柔情前塵如夢。瓜廬蜨伏。老我華年。哀此多愁多病之身。日惟以茶竈藥爐爲伴。一心澄淨。幾如古井之不波矣。乃檢點巨麓深底。忽有一物觸於余之眼。簾不覺心酸而腸斷。蓋我至親愛之棠卿十五年前之血手帕也。

嗟乎。余與棠卿聚處才三閱月耳。良辰美景爲歡。幾何玉碎香消。美人黃土。徒留此一方血手帕爲情世界之紀念品。傷哉傷哉。自余識棠卿。以爲天壤之間。無棠卿卽不有我。離棠卿卽不能生。我起坐眠食之頃。無不有一棠卿懸余心目中。余視棠卿爲性命。棠卿亦視余爲性命。天可荒而情不可荒地。可老而情不可老。海可枯而情不可枯。石可爛而情不可爛。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兩人之情好有如斯者。棠卿亡後。余忽忽如在夢中。五官百骸俱失。其職因心造境。觸目生悲。天上行雲。溪邊流水。山間樹色。簾外花光。在在皆爲添愁之具。區區寸心。所可對我棠卿者。一年之間。屏翠捐紅。消除綺障。無論閒花野草。匪我思存。卽有國色如西施。南威者。亦不容攙入方寸中。分其愛力。每當夜闌人靜。枯寂無聊。冥想芳情。淚落如綆。惟出此手帕對燈展玩。以殺其悲。無如觀物思人。愈增傷感。往往痛極而暈。至散亂其神經。由是藏之秘篋。不欲令其常接於目。積久亦遂置之。此

十數年來。橐筆天涯。浪遊人海。余腦膜中之棠卿小影。光彩漸淡。色戒之堤防。一經潰決。遂至汎濫。四溢如洪水之滔天。日暮途遠。倒行逆施。獵南朝之金粉。餐北地之胭脂。擷三楚之精華。採兩月之尤物。而余一生之功名事業。遂結束於婦人醇酒中矣。使棠卿而在。余必不如是放縱也。今者鬢絲禪榻。厭薄風情。往事成塵。不堪回首。當年恨。史久沉淪於腦海中。無復有情波動盪矣。乃十五年前之故物。竟於無意中發現。傷心慘目。刺肺戟肝。意者棠卿有靈。欲予著此一段事實。以餉大千情界乎。嗟乎。棠卿軀殼雖殘。精魂不死。桃花點點。歷久如新。余撫今思昔。眼含一掬酸辛。淚拉雜書之。濡墨研愁。抽毫吐恨。猶髣髴風淒雨慘。吞聲飲泣時也。

光緒甲午歲。余年十七。院試歸。習舉子業。顧余家鐵甕城。西甚喧囂。朋輩往來無間。斷余心厭之時。交夏令。老屋栖於塵市中。暑氣漸蒸。煩悶不可耐。熱惱隨人。清涼無地。讀書習靜。雅非所宜也。余於是。有卜居意。

四月清和。麥天晨潤。余乘蹇出城北。緣荒山之麓。而前。時則清露未晞。微風送爽。遙聞古寺鐘聲。清徹出雲表。巍巍北固。隱約於蒼烟宿霧間。行行復行行。茅舍竹籬。鷄鳴犬吠。相答路轉。而曲花明柳暗。又是一村不數武。象山風景。歷歷在目前。桑麻鋪葵。濃陰如幕。蓋已抵焦東矣。余肢體倦甚。不能。

支饑腸。轉轉作響。造友人某君之舍而休焉。談次述及僑寓避暑意。某君曰：陳氏有廢園在空曠無人居子欲避塵囂課文史無如此中佳者。余曰：善。遂由某君介紹卜居於陳氏之廢園。修竹清幽。風景如畫。朱樓一角遙出半空。樓之陰老樹婆娑。古籐如臂。芭蕉櫻櫚之屬錯雜數百株。門前一道清溪。平明似鏡。園址大可十餘畝。亭台覆壓花木扶疏。危橋跨池上。勢欲倒塌。朱欄亦剝落無色。蜂巢密密。蛛網層層。蓋荒廢不治久矣。然背山有書屋三間。顏曰聽雨山房。四面頗軒敞。余下榻其中。徜徉晨夕。不可謂非香火因緣也。

翌日余挈小僮負書笈一肩行李。遂赴陳氏園中安置。既畢偕某君訪園主人。時有中年婦出。年約四十許。粧雅潔。舉止有大家風範。展詢家世。知爲京江舊族。夫飽學秀才病歿已三載。僅遺一女。家中雇一老僕婦任粗使役。此外一雛婢侍母女身旁。掃榻焚香烹茶洗硯。姿容秀倩。語言動作均靈巧。洵可兒也。有田產足供溫飽。嗣子性粗暴。異居分爨。虛有其名不足恃。尙時時取給於母一家之內。人口甚稀。惟母女相依度日耳。

女小名翠玉。字棠仙。與余年相若。貌溫麗。望之如神仙中人。余欲形容其美口。雖能言誇贊不足以盡之。靈心慧性。生自天成。刺繡餘閒。恆借吟咏以自遣。著有紅豆詩草。香閨口吻。讀之多纏綿悱惻。

之詞匪惟才貌過人亦希世之情種也

夕陽西下清風徐來棠仙着羅衫至輕便兩鬟簪茉莉晚妝明情珊珊其來余猝與棠仙邂逅目眩神駭亦似驚鴻翩影奪余之魂魄以去者棠仙轉落落大方不爲兒女子羞澀態晚間納涼於亭畔倚欄憑眺習以爲常賦性至雋爽相識既久時或瑣屑道家常事娓娓不倦待余密切如親人顧舉止端莊不作一小家輕薄語天真爛漫胸中無機械自適其適若不知有男女之防自此日親日近凡關於余身之事無不細意熨貼余所欲言而不卽發者亦皆能體會入微余乃如作繭春蠶將絲自縛一日二十四小時間有一刻不見棠仙者卽一刻爲之不快而棠仙心心念念在余所乃亦不時過余卽癡若雲儂柔似水余兩人盤桓朝夕遂昏昏墮於情網中矣

一日棠仙來適余午餐見余食不下咽僅食少許卽棄去棠仙曰君何自苦乃爾余曰小僮不善任烹調每飯殊艱苦然僮年幼余何能責備渠棠仙曰君言良是第循是不變身體恐受傷君日來較前消瘦殆卽因此儂竊爲君憂余聞其語至親切腸胃酸楚情淚幾欲奪眶而出因竭力忍耐欲以他語亂之棠仙沉思半晌面余曰君如不嫌簡褻者請餐於予家盤餐市遠無兼味不足款尊客然君非外人當曲從雖無美饌味較調和也余方欲辭謝適棠仙之母夫人經過書室外棠仙曰吾母

來矣。君母執已意，當爲吾母言之。夫人素珍愛棠仙，乃舉簾入，詢兒作何語。棠仙詳述顛末。夫人殷勤謂余曰：公子母客氣。鄉村粗糲飯，能值幾何？脫因飲食不調，受暑疾所傷，大矣。公子之外祖母與我母爲中表姊妹，行彼此有親誼，應不見棄。余正欲申答辭，棠仙曰：君意若何？母言如是，君尙能却之否？言已，格格笑。夫人亦輟然，余轉不能置一辭。遂旁語他事。夫人談論許久，始率棠仙去。是晚，婢至書室，奉夫人命，邀余晚餐。余以其情不可却，乃就之。食食物計四品，雖非盛饌，頗適口。夫人數持象箸以榮進。余棠仙亦殷殷相勸，團圞情話，有如家人。余恣意啖嚼，食量逾於平時。覺珍饈百味，無此香美。蓋食性隨心理爲轉移也。嗣後午餐，既罷，或偕棠仙陪其母夫人賭葉子戲，或以圍棋一局爲消夏之方。夫人時供果品，助余兩人之清趣。切藕調冰，浮瓜沉李，碧窗韻事，儘足流連。一日得鮮藕兩枝，方削其皮。余戲棠仙曰：卿之玉臂，正如此藕。棠仙笑曰：其中多竅，似君心之玲瓏耳。余曰：卿今食之，與余有同心矣。棠仙低頭不語。紅雲飛兩頰，此情此景，最足消魂。薄福書生，不知幾生修到也。

赤日當空，炎威可畏。池畔一株老槐樹，歸然植立，枝葉無風，一絲不動。蟬聲聒耳，亦如人之畏熱。余與棠仙避暑小樓上，時時揮扇不止。無何，雷聲轟轟，狂風驟起。天半濃雲，作黛墨色，電光亂刺如金。

期 一 十 六 第
蛇霹靂一聲暴雨如注歷二小時始霽余兩人攜手園內遊覽一周涼透衣襟綠陰如洗棠仙曰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如百和香是間情景彷彿似之余曰不若夏雨生衆綠之句較真切也時池水陡漲數尺潺潺作響余乃度危橋休憩於亭上棠仙伏橋之欄杆俯首下視一遊蜂掠面過棠仙驚讓體忽傾側壓欄杆上力過猛失足墮水中余見而大駭驚懼不知所措奮身入池幸水淺不爲害池邊有白石長二尺許余乃左手牽水草以右手扶其身坐之石上余亦出水立其旁相與攀緣而上棠仙喘息不定面白無血色似梨花着雨無限嬌柔力弱幾不能行余勉強扶持至書室棠仙臥籐榻衣襦盡濕余亦淋漓正躊躇間適夫人扶婢至猝觀情狀面現淒慘色謂棠仙曰兒回家速易衣倘侵寒氣必致疾益傷余心棠仙方起身欲行忽見余褲有血跡失聲曰噫君體受傷矣余初不自覺一經道破便覺膝間奇痛不可忍蓋膝骨已觸石破矣余忍痛謂之曰尙無妨僅損其油皮耳夫人曰家中備有刀圭藥敷之可止痛因令婢往取余促棠仙回棠仙曰君爲儂受傷儂心滋痛當親手爲君敷藥稍盡儂心余不忍拂其意遂不堅辭婢取藥至余思自捲其褲之前半距爲血所漬膠固不解乃緩緩捲起苦態不能自隱夫人曰痛乎余曰不甚痛實則痛澈心腑故作寬慰語棠仙見余傷處血水湧出哭曰君受創乃至是乎余曰無傷也夫人曰速以藥敷之遲恐不易瘳棠仙

因○忍○淚○輕○輕○以○纖○指○執○藥○敷○治○傷○痕○復○以○絹○爲○余○紉○裹○良○久○始○畢○余○見○其○兩○眶○淚○猶○未○涸○斯○時○余○心○感○傷○轉○忘○痛○苦○淚○泉○全○湧○幾○欲○奪○眶○而○出○顧○夫○人○在○側○不○能○不○強○自○遏○抑○以○掩○痴○兒○怨○女○之○私○情○其○實○夫○人○早○已○覷○破○特○以○平○日○對○余○亦○甚○憐○愛○且○因○余○與○棠○仙○實○爲○一○段○好○姻○緣○將○來○其○女○終○身○必○屬○於○余○故○亦○不○之○禁○也○夫○人○周○旋○數○語○始○去○棠○仙○亦○含○淚○而○回○

次○日○余○爲○病○魔○所○侵○鼻○塞○聲○嘶○臥○床○不○起○來○勢○至○凶○險○正○昏○沉○間○忽○聞○嚶○嚶○啜○泣○聲○啓○目○視○之○知○爲○棠○仙○來○也○曲○意○慰○之○曰○余○無○大○病○卿○勿○悲○設○以○余○自○傷○其○體○余○何○以○堪○棠○仙○欲○語○乃○斷○續○其○辭○幾○至○不○能○成○聲○余○欲○取○帕○爲○之○拭○淚○顧○力○弱○不○克○自○奮○其○腕○於○時○夫○人○適○至○見○余○病○容○十○分○憐○惜○其○溫○良○之○性○施○之○於○病○榻○前○足○令○余○感○激○深○情○至○於○零○涕○復○爲○余○延○醫○診○治○體○恤○如○慈○母○難○婢○亦○常○視○余○恙○善○解○人○意○較○余○之○小○僮○爲○優○余○病○中○得○此○數○人○相○慰○問○良○不○寂○寞○棠○仙○待○余○尤○關○切○纖○細○罔○不○躬○親○余○病○劇○時○棠○仙○恆○督○率○小○僮○煎○藥○迨○病○勢○漸○瘳○時○以○清○淡○食○品○供○余○余○兩○人○之○愛○情○日○深○一○日○遂○覺○太○平○洋○可○枯○喜○馬○拉○雅○山○可○平○惟○此○兩○心○固○結○之○愛○情○不○可○磨○滅○蹉○跎○半○月○余○之○病○軀○始○霍○然○飛○短○流○長○毀○能○銷○骨○未○幾○夫○人○之○嗣○子○爭○執○財○產○因○母○而○遷○怒○於○妹○語○侵○余○醜○詆○備○至○棠○仙○一○深○閨○之○嬌○女○何○能○當○此○憤○極○幾○欲○自○戕○顧○與○母○相○依○爲○命○兄○雖○不○良○奚○忍○拋○其○寡○母○芳○心○輾○轉○覺○枉○死○殊○

爲不值。且與余數月之內。雖未明定婚約。平時唱和之篇。什早托微波。以此兩種原因。忍而苟活。第胸中懷惱。萬狀滿腔。悲憤無從宣洩。臟腑隱受其傷。於是對月長吁。臨風嗟嘆。非復從前歡樂矣。好事多磨。良緣易盡。天公不做美。離愁別恨。相逼而來。是日余晨餐甫罷。忽見家中老蒼頭持嚴父書至。謂場期伊邇。促余入城拼擋一切書中訓詞。嚴切且於居停有微辭。余學殖荒落。兼之意中人多病復何心作攀桂想。繼思嚴諭敦迫在勢。不能久留。且瓜李之嫌。理宜暫避。萬一棘闌戰勝。彼時遣媒撮合成就。良緣其樂何如。思至此。余遂決計歸。凡人爲情障所迷。往往於無可如何時。存一意外。希望余斯時之心理。正如是也。孰意造化弄人。不可思議。竟陷余兩人於情天恨海中耶。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余瀕行之前一夕。主人情重。餞別於園之小樓中。時屆七月初旬。滿目秋光。涼雲掠地。小樓甚軒爽。卽曩日避暑處也。席間列果肴數色。夫人先至。邀余入座。老僕婦及余之小僮侍于旁。夫人把盞曰。公子滿飲一杯。翠兒有瑣事。斯須卽來。余曰。棠妹今日無恙乎。夫人曰。無他體弱耳。言次。雙眉緊蹙。似重有憂者。旣而曰。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日來探翠兒心事。已什知八九。殆與公子有夙緣。倘不棄寒微。願以小女執箕帚。余曰。甚感姆意。會當稟命於堂上。挽塞脩耳。言未已。棠仙扶雛婢來。如西子捧心愁態。可掬。坐未定。顫聲謂余曰。君明日卽行乎。語罷。嬌喘不止。余曰。